

平凡的战位 奋斗的青春

伞花绽放蓝天的那个瞬间，凝结着保伞员群体在地面的默默付出。

当空降兵如雷霆般跃出机舱时，“天空守护者”正伏在工作台前，用指尖丈量伞绳的安全，用耳朵辨别卡扣的异响。他们的战场没有聚光灯，但他们以“零误差”的专业标准，为战友锻造安全的生命盾牌。

保伞员的战位在幕后，却承载着关乎生命的千钧责任。

“我们的手中，托着战友的生命”“每根伞绳都系着心跳，每个卡扣都连着生命”，这些警句，化作无数个检测现场的专注瞬间：他们曾在灯光下“揪”出细如发丝的裂痕，在暴雨夜守护伞库直至天明，为校准伞

具折叠方式熬至双手肿胀。从辨别气流冲击下的伞具异响，到捕捉低温环境中金属零件的细微形变，在对上百道工序的严苛把控里，他们将“责任”刻在每一个动作中，用匠心维护每一套伞具。

保伞事业，在代际接力中不断传承。老班长们传递的工具箱里，磨亮的

扳手闪耀着岁月沉淀的执着光芒；新兵们捧读的专业教材中，蕴含着与时俱进俱进的求知渴望。面对新型伞具的迭代升级，他们有人彻夜钻研伞具结构，有人想方设法攻克技术难题，有人用数百次试验打磨叠伞模具。从老式伞具到新型伞具，他们把生命盾牌越铸越坚固。

当一朵朵伞花绽放，保伞员们心中充盈着欣慰；当空降兵安全着陆的欢呼声响彻演训场，保伞员们仍在晨光中忙碌。这些未被镜头记录的瞬间，构成了比伞花绽放更动人的风景。

真正的战场，不只是硝烟弥漫的前线。一次次俯身检测装备，日复一日反

复摩挲每根伞绳，保伞员们越发理解战位的价值：英雄的模样，既可以从蓝天跃下的飒爽英姿，也可以是嘈杂伞库中的平凡坚守。当伞花在云端绽放，那些浸透汗水的日夜，化作战友们在演训场上最平稳的着陆，保伞员们的心是最踏实的。

保伞员：让每一朵伞花平安绽放

■田赓元 本报特约记者 戚勇强

特稿

晨曦穿透云层，空军空降兵某部伞库内，机器的“哒哒”声如鼓点般打破寂静。

中士刘派俯下身子，指尖轻轻掠过降落伞伞面，目光落在降落伞的一道道褶皱、一根根伞绳上。

一场关乎生命安全的“体检”，悄然展开。

在该部，刘派的战位有些不一样——保伞员。

在战友们出发去跳伞前，刘派和其他保伞员在操作间内忙忙碌碌，熟练地拿起工具，精准地对伞具进行全面检测，伞具零件的状态被逐一记录；当战友们翱翔蓝天时，刘派在地面向空中眺望，盼望战友们平安归来。

保伞员这个战位很平凡——他们的工作地点主要集中在伞库内，对着伞具“挑挑拣拣”，缝缝补补。

保伞员这个战位又不平凡——在保伞员眼中，这些看似普通的伞具，却是空降兵的“生命之翼”。降落伞的每一道褶皱、每一根伞绳，都与战友们生命安全息息相关。

今天，请跟记者一同走近这群保伞员，感受他们作为蓝天守护者的平凡与非凡。

“伞库里的梦想”，是托举战友赢得胜利

“咔嚓——”

钢扣咬合的声音在寂静的伞库里显得格外清晰。刘派的手指瞬间停在半空中，目光死死盯着伞绳末端那道微小的裂痕。冷白的灯光下，裂痕泛着暗沉的光，像是伞具在发出无声的求救信号。

这是刘派独立执行检测伞具任务的第三天，细密的汗珠很快浸湿了他的作训服。伞库里安静得可怕，他甚至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声，一下又一下，伴随着剧烈的心跳。

刘派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保伞员。

入伍前，刘派无数次想象，自己能像电视剧里的特种兵那样，持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。那些热血沸腾的画面，构成了他对军旅生活的向往。

直到下连那天，推开伞库大门的瞬间，他的想象被彻底打破。

伞库里，堆积如山的伞布整齐码放，耳边不断传来钢扣与拉绳碰撞的声音。望着眼前这些陌生的伞具，刘派的失落感如潮水般漫过心头——他满心期待的“战场”，竟是这间堆满伞具的库房。

第一次缝补任务，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。歪歪扭扭的针脚在伞面上交错，伞面被损坏因为反复缝合，变得皱皱巴巴。

班长汪伟蹲下身，用镊子轻轻挑起一缕线头的断丝：“小刘，你听，这声音不对劲。”

看着班长全神贯注的样子，刘派突然想起第一次走进伞库时，班长说的那句话：“保伞这份工作，容不得半点马虎，每一个细节都关乎战友的生命安全。”

此后，伞库的夜灯总是亮到很晚。台灯暖黄的光晕里，刘派一次次伏案研究。他反复翻看维修手册，在废弃伞布上练习针法。粗糙的布料磨得指尖发红，可他顾不上这些，一心想着把技术练扎实。

努力不会被辜负。一次次练习培养了刘派扎实的专业能力。那天，当他第78次成功修复主伞锁扣时，月光正好透过窗户洒进来，照在叠放整齐的伞包上。那一刻，看着修复好的主伞锁扣和整齐的伞包，刘派心里满是说不出的成就感。



空军空降兵某部组织伞降装备保管授课。

王彬摄

和刘派同批入伍的周阳，也曾望着跳伞队训练时扬起的沙尘发呆，眼神里满是对跳伞队员的羡慕。

然而，那次经历，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。

一次夜间紧急任务，他看到老兵王强在昏暗灯光下，拿着放大镜，逐寸检查伞具。哪怕是极小的线头，王强都仔细处理。这份认真，深深触动了周阳。从那以后，他主动向老兵们请教，跟着他们学习叠伞、检修。

一次演习前，周阳负责的一批伞具在抽检中出了问题——伞包折叠方式不符合标准。

压力随之而来。周阳一头扎进伞库，粗糙的伞绳在他手上勒出一道道印痕，双手肿得连握拳都困难，可他仍咬牙坚持，一遍又一遍调整折叠手法，累了就靠墙坐一会儿，稍微缓过劲来，又接着干。

看到战友们顺利完成跳伞的那一刻，周阳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，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如今，周阳只要指尖轻轻抚过伞面，就能察觉到伞具细微的异样。他的笔记本里，夹着前辈们留下的维修记录单。泛黄的纸页上，每一道批注都是宝贵的经验。

清晨的阳光照进伞库，又一批伞具即将跟随战友们奔赴“战场”。

刘派和周阳对视一眼，默契地点点头。手中的检测钳发出清脆的声响，这是他们无声的承诺——要用最严谨的态度，守护好每一套伞具，守护好战友们的生命安全。

那些藏在伞具里的故事，那些浸透汗水的日夜，让他们懂得，“伞库里的梦想”，是托举战友赢得胜利。

上百道工序只有一个标准：零差错

暮色渐浓，笼罩空旷的新兵教学场。模拟训练钢架宛如一个沉默的哨兵，在昏暗中默默矗立。

二级上士王宁站在高台边，手掌紧握着伞具模型，指节泛白。模型在风里

轻轻晃动，发出细微声响。“看好了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按下模型操控键。

狂风裹着沙砾掠过，扬起尘土。第一具模型展开伞翼，洁白的伞面稳稳飘落，划出安全的轨迹。

另一具模型却突然失控，剧烈震颤。伞绳瞬间扭成死结，带着尖锐的呼啸声砸向地面。新兵们本能地后退，有人下意识捂住耳朵。

“每根伞绳都系着心跳，每个卡扣都连着生命。”王宁用手指摩挲着伞具边缘，一字一顿地对新兵们说。

监控屏幕上，空降兵如闪电划破云层，身上背着正是他们团队连夜折叠、反复检查的伞具。屏幕前，王宁全神贯注盯着战友们降落的全过程。每当看到战友们安全着陆，王宁仿佛和他们一同亲历了伞降任务，耳边回响着战友们着陆时的呼喊。

9年来，王宁参加过的保障任务达数百次。一个个难忘的瞬间和画面，都刻在了他的记忆深处。

一次训练，暴雨敲打铁皮屋顶，伞库的白炽灯灯光在风雨中明明灭灭。机器轰鸣声不断，折叠好的伞具堆成小山，新送来的帆布包又带着潮气涌进伞库。疲惫的战友们抽空在伞绳堆里打盹，因为心里还惦记着伞具检查，根本睡不着。

一次，寒潮来袭的冬夜，伞库里的温度跌破冰点。保伞员呵出的白雾在检测工具上凝成霜花，他们仍坚持将耳朵贴近开锁器。

还有一次，某个零件的细微钝响让二级上士伍星心中一惊——低温导致金属结构出现肉眼难察的形变。他立即启动恒温设备，和战友们裹着军大衣轮流值守，直到所有伞具完成适应性检测。

检测开锁器时，伍星手持检测工具，将耳朵贴近零件细听。突然，他神情紧绷。有个开锁器的回弹声比标准高了半度。这细微差异，在他耳中却如同警钟。

拆开精密结构，一根毛糙的钢丝显露出来。“差一点，就可能造成训练事故。”他的声音在伞库回荡，惊醒了补觉的战友，众人围过来，都惊出一身冷汗。

每套伞具，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。每一道，都凝结着保伞员的心血。“保伞员上百道工序只有一个标准：零差错。”伍星擦

拭着检测工具，语气坚定。那一天，训练场上，新兵们正在进行模拟跳伞训练。

晨光透过云层，洒在大地上。那些精心维护的伞具，即将托举年轻的跳伞员跃入蓝天。同一时刻，伞库里，保伞员们仍在忙碌：弯腰检查，仔细折叠……在看不见的战场上，他们用专业与坚守，为跳伞员的生命保驾护航。

新伞具取代老伞具，保伞员的作风也在传承

深夜的修伞室，白炽灯光下，二级

上士王宁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映在堆满图纸和零件的工作台上。他握着新型伞具的骨架，指尖反复摩挲接缝处的细微纹路，仿佛在与冰冷的金属对话。

王宁正在钻研新伞具的性能。

“咔嚓……”他拧动螺丝刀，金属摩擦声刺破寂静。“只有不断学习，才能跟上战场的步伐。”话音未落，王宁又把头埋进了器材堆里。

隔壁工作室，下士汪伟的额头上沁着汗珠，眼睛死死盯着显微镜下的伞绳纤维。演习前发现的伞具瑕疵，像根刺扎在他心头。

“解决这个棘手问题，必须靠自己！”他抓起游标卡尺再次测量。图纸上密密

战友稳稳着陆，我心里就踏实

■二级上士 王宁

战位观

我是一名保伞员。刚下连分到伞库那会儿，我心里直犯嘀咕。满屋子的伞布、钢扣，跟我想的“当兵就是扛枪打仗”完全不一样。

有一次，班长带我检查伞具，伞绳丝的一声细响被我忽略了，班长复检时发现问题，狠狠批评了我，“这要是没发现，跳伞时就可能出大事儿！”

从那以后，我才知道，我们手里的工作，是给战友的生命上保险。

刚开始学缝补伞具，我的针脚歪歪扭扭，补完的地方皱巴巴的。晚上就着库房的灯光，我拿废弃伞布练手艺，一练就到后半夜。

冬天最冷的时候，我们拿着检测钳听开锁器的声音，呵出的气在工具

上结成霜，手指冻得发紫。有一次，我听出一个开锁机构回弹声不对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里面的钢结构变了形。

那回我们裹着大衣守了一宿，直到把所有伞具都调合适了才敢歇。演习前要是查出伞包折叠不对，没人能睡得着觉。手被伞绳勒出一道道印子，肿得握不住东西，也要一遍遍地调整。等看见战友们跳伞时伞花平安绽放，我们的心里才踏实下来。

老班长退伍时，把他用了好多年的工具箱留给我。箱子里的扳手磨得发亮，齿缝里都擦得干干净净。他说：“这些工具跟我久了，能‘听’出伞具哪儿有毛病。”

我后来翻看老班长们的笔记，笔记上记着各种伞具的毛病怎么查、怎么修。字里行间，每一笔都是经验。

现在伞具越做越精密，我们就抱着书本学新知识，晚上在修伞室对着

图纸琢磨，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跟大伙儿一块儿研究。

带新兵的时候，我指着扭成一团的伞绳跟他们说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听得出卡扣声音不对，摸得出伞布哪儿磨薄了，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上岗。”看着他们频频点头，我想起自己刚来时的样子。我们的工作幕后，但干不好，战友们在天上的安全就没保障。

我现在每次把检修好的伞具交出去时，心里都有点不一样的感觉。摸着伞面的纹路，我知道这伞待会儿要跟着战友上飞机。等在地面看见战友从天上下来，着陆稳稳当当，我心里就踏实：“所有熬的夜、受的累，都值得了。”

保伞员这岗位，整天跟针线、工具打交道。可我心里清楚，每根伞绳都牵着战友的生命，每个卡扣都得扣紧。只要在这岗位上一天，就得把伞当成自己的命来守。